

1 邓稼先

开创水稻高产之路(节选)

吴雪琴 来斓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全永明说:袁先生是智慧、勇敢、坚忍的象征,是无私奉献的典范。因为有了这些美德,他注定要在高科技杂交水稻研究中获得成功。

袁隆平曾经给他的弟子们讲述过他所崇拜的苏格拉底的故事。两千多年以前,苏格拉底用他的思想,用他的智慧,为人类打开了哲学的光明之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袁隆平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实干精神,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水稻高产之路。

然而,袁隆平所开创的这条水稻高产之路并不平坦。

1972年,袁隆平的助手罗孝和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试验田里搞了一丘4分田的“三超稻”(产量超父本、母本和对照品种)杂种优势试验。开始时,长势超群,人们交口称赞。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组长闻讯赶来视察,更是赞不绝口。这位原本支持杂交稻科研事业的组长,此时怀着欣喜的心情集合各地市革委会负责人和有关科技人员在“三超稻”试验田旁召开了现场会,号召全省各地市尽快推广杂交稻。

秋收季节,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三超稻”在打谷场上一验产,稻草比对照品种增产了一倍多,而稻谷的产量却显得很一般,比常规稻品种多不了几斤。

这时,原本反对杂交稻研究的某权威人士开始了嘲讽,还有人指责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军管组负责人:“你为什么要支持这种浪费钱财和土地资源而徒劳无益的研究?”这让那位军管组负责人无言以对。盛怒之下,他把罗孝和叫到他的办公室,责问道:

“你为什么要欺骗领导?”

“我——我——我没有欺骗领导。”一副厚道相的罗孝和不知所措。

“你们就会玩花招!”

罗孝和忍气吞声,找到袁隆平,很无奈地说:

“袁老兄,有人骂我们玩花招。军管组负责人的态度也变了,我们的杂交稻研究怕是要被取消了。”

袁隆平见罗孝和垂头丧气的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着说:“罗老弟,要沉住气,我们是在搞试验嘛!既然是试验,就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失败了找原因,把胸脯挺起来,咱从头再来!”

接着,袁隆平给罗孝和讲了一个寓言故事:

西方有一位物理学家在一次演讲中阐述自己的发现时说:“从太阳光谱上看到的黑线表明,太阳上有金矿存在。”物理学家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位银行家嘲笑说:“如果你不能到达太阳这颗星球上去开采,你就不能得到上面的金子,你的发现有什么用?”

显然,物理学家研究的是科学,发现的是未来;而那银行家所想到的只是眼前的金钱。

几年以后,那位物理学家因这一发现而获得了金质奖章。那位物理学家指着自己获得的奖章告诉银行家:“瞧,这就是我从太阳上得到的金子。”银行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说完了故事,袁隆平宽慰罗孝和说:“同样,某些鼠目寸光的人,对我们进行的某些攻击是急功近利的,我们要充满信心地着眼于未来。”

一则寓言故事把罗孝和给说乐了,他说:“还是袁老兄比我高一筹啊!”

第二天,袁隆平也被那位军管组负责人找去谈话。当然,其谈话内容还是“三超稻”的问题。他问袁隆平:

“杂交稻为啥只增产稻草?你说杂交优势在哪里?”

“增产稻草也正是杂交稻的优势,至于怎样把增产稻草的优势转变为增产稻谷的优势,就看我们未来的试验了。”

“未来你们准备怎样试验?”

“我们继续寻找最佳组合。”

“照你这么说,杂交稻有优势,而且最终肯定不会光增产稻草不增产稻谷,是这样吗?”

“我可以向领导保证,一年以后,这样的优势便会显现出来。”袁隆平详细地向这位军管组负责人讲述了他敢于“保证”的理论根据和准备采取的试验措施。

“那就好。”负责人的口气变了,脸色也变了,“杂交水稻还是大有前途的嘛!你们就大胆地去搞你们的‘最佳组合’吧,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他恢复信心后坚定地说。

为了尽快开创一条杂交水稻高产之路,1973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亲自在海南岛南红基地配制了10多公斤杂交稻种。回长沙后,他把这些稻种分给助手们试种。

1973年秋季,李必湖、尹华奇、罗孝和等在湖南省农科院的1.2亩试验田里,种下了袁隆平配制的种子。虽然只中耕一次、施肥一次,可收获时,亩产高达505公斤。

同年,湖南省农科院在这丘田附近,组织劳模用5亩上等好地进行丰产竞赛,精耕细作,偏水偏肥。各方面都给予了最优越的条件。5亩田,只有1亩亩产勉强超过500公斤。

杂交稻优势初露端倪。

其实,这是在原来的三系基础上开始的——不育系和保持系的花粉杂交,繁殖出大量新一代不育系种子,而保持系除了提供花粉和不育系杂交之外,它还能自交结实,繁殖下一代种子。到了下一代,再拿出一小部分不育系种子和保持系种子栽种在一块,继续繁殖不育系和保持系种子;而拿出一小部分不育系和恢复系栽种在一起,那么不育系和恢复系杂交,从而可配制出恢复雄性可育和自交结实功能的种子。而恢复系除了提供花粉和不育系杂交之外,它还可以自交繁殖下一代。如此年年循环往复,就可以源源不断地配制出任意多的具有很大大增产优势的种子。就因为有了这样的种子,打谷场上才会有堆积如山的稻谷。

稻子打完了,打谷场上光溜溜的。袁隆平依旧在场边漫步。他凝视着那一颗颗镶嵌在棱角分明的稻壳里的谷粒,如同欣赏朴素的民间印花图案。打谷场上垛着的稻草,散发着一股股清香,那种清香味儿他真是闻也闻不够啊!

此时此刻,他再一次忆起了鲍教授的那番意味深长的话语:“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乃是洞悉生命的本质、推动生命的进程,是培植人类文明的事业,从事这样的事业,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

在袁隆平看来,一切都没有丰满而硕大的稻谷更让他感到欣慰,一切都没有稻谷的清香更



使他感到诱惑。

这天夜间,袁隆平把他的小提琴带到了打谷场上,他要纵情于他心爱的夜晚。他的演奏不是在灯光闪烁的舞台上,而是身处广袤的原野,面对滚滚无垠的金色稻谷。只有这样,他才会强烈地感悟到那触及灵魂的音乐;他的音乐应属于他热恋着的有生命的稻谷。

(有删改)

巨大成功(节选)

汪建强

在经历多次动物实验后,吴孟超觉得已具备在人身上动手术的信心和实力了。冲击人类肝脏禁区的手术,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初夏的一天,长海医院一如往日,静谧安适。老式的水泥围墙边,穿天的高高杨树上,几只小喜鹊正与鸟妈妈依偎呢。院子里,一些从病房里出来散步的老人,正慢慢地踱着步子。绿茵茵的杨柳,时不时地被风撩起枝条。轻扬时,它们就像一个个跳着芭蕾的少女,跃上云天;落下时,那柔美的足尖,俏皮地掠过树下行人的头发、脸颊……

这天,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手术室里,几个护士正在忙碌地准备着。今天,她们感觉到医院里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因为党委书记来了,院长也来了,他们特意来询问手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吴孟超来了。外科主任也来了。参加动物实验的攻关小组成员也来了。

手术即将开始。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自从跟着裘法祖教授学习以后,吴孟超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手术前,哪怕护士或者其他人员已经检查过了的手术器械,他都要亲自检查一遍、清点一遍,看自己使用的器械到底需要多少。

病人被推到了手术室,前期工作准备就绪。

手术正式开始。

此时,吴孟超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冷静而沉稳地说道:“开始。”顿时,手术室里鸦雀无声,空气中传来的只有手术刀那细如游丝般接触人体皮肤的声音。

今天的患者是一个中肝叶上长有癌肿的病人。据他在看病时自述,两个月前突然发现自己出现腹胀和肝区疼痛症状。吴孟超给他检查后发现,其肝右前叶及左内叶有占位性病变。

检查完毕后,吴孟超告诉病人家属,这个病有点麻烦,因为病人的肿瘤就长在血管繁多、容易破碎的中肝叶上。

病人家属急切地让吴孟超想办法,救救她的亲人。

在病人家属的一再请求下,吴孟超决定将他研究的新成果首次用在这位病人身上。

手术前,吴孟超将情况详细向主任以及医院的领导汇报。医院党委也同意吴孟超带着他的攻关小组,向中肝叶——人类肝脏的禁区冲击。

手术过程中,一切都如吴孟超设想的那样顺利进行着。

吴孟超心细如发,就像抽丝剥茧一样,他用手术刀慢慢地割断一根又一根粗细不等的血管。



血管切割,血管结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后,切割更加顺畅。此时的吴孟超犹如一位指挥交响乐的大师,用他美妙的手指,弹奏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细柔的慢板,轻妙而温情;又似催眠,唯恐吵醒禁区中酣睡的“魔鬼”……

手术仍在进行中。

中肝叶,这个人体中的肝脏禁区,能否在吴孟超带领的年轻团队冲击下,成为他们的“战利品”呢?

数个小时过去了。

手术室外的病人家属焦急地等待着。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些穿白大褂的军医,只见这些平日比较镇定的医生也时不时地偷偷看着手表。

手术室外的长廊里,那白色的墙面上,硕大的红色“静”字,被粗粗重重地打了一个封条般的叉,令人看了心悸。

站在门口的人,心都快要冲到喉咙口了。虽然许多人都想问,为什么还没有好?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但此时,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开口。

已经3个小时过去了。

已经4个小时过去了。

已经5个小时过去了……

恼人的时间,平时想让它慢点它都不肯。今天,想让它快点,却总是将分秒停在那个位置上。

6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室门口的红灯仍亮在那里。

手术室门口的家属,那喘气的声音越来越重了。

6个多小时后,红灯终于灭了。

手术结束了,病人情况怎样?大家的心都悬在了半空。

这时,护士走了出来,告诉病人家属,手术相当成功,病人家属可以放心了。等候在那里的病人家属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他们无比感激给病人带来第二次生命,给他们全家带来新生活希望的亲人解放军。

吴孟超和他的攻关小组成员,冲击人类肝脏禁区获得成功。

隔天,一些媒体就对中国肝脏外科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成果快速做出了反应,《解放军报》头版第一条上刊载了《突破“手术禁区”》的长篇新闻报道,《中国青年报》也在第一版上刊载了《三个青年军医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文章。

这天,是1964年9月22日。

吴孟超带领的团队成功攻克人体肝脏中的禁区——中肝叶,震动了整个中国。不,应该说轰动了世界医学界。鉴于吴孟超的突出成绩,中央军委特意给他荣记一等功。

这一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外科学术大会上,吴孟超做了专题发言。他详细宣讲了他带领的攻关小组,是如何研究并最终攻克中肝叶——这个人类肝脏禁区的。

会后,北京刮起了一股“吴孟超旋风”。总后部队医院、卫生部等都希望吴孟超到医院给医



生、护士演讲他们是如何闯进人类肝脏禁区的。

这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吴孟超的每一次演讲,都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1964年的国庆节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10月1日,吴孟超被邀请去天安门城楼观礼。

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吴孟超的泪水夺眶而出。站在高高的城楼上,他俯视着祖国首都,想起了自己的家乡福建闽清,想起了舅舅送他和母亲踏上了去南洋的小船,想起了当年毅然回国、舍身投入报效祖国的行列的种种往事。此时,吴孟超有一个念头更加强烈了,他希望用刻苦钻研后取得的大量成绩,把最壮丽的青春永远献给热爱的祖国。

(有删改)